



喜迎新春

记者笔汇

大红灯笼高高挂

素月

■ 萨卡尔

腊月初八一过,新年的脚步就来了,大街上不必说,就连家里也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气氛。儿子从同学家回来:爸爸,快过年了,今年我们家怎么过?怎么过?还不是像往年一样过。那,那灯笼不?灯笼激动得有些结巴。我忍不住笑道:呵呵,买灯笼干啥?过年呗!不买灯笼就不过年了?儿子沉默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你知道挂灯笼的意思么?挂灯笼象征家里人丁兴旺,财源滚滚,福星高照,家里挂灯笼,红红火火过大年,我的同学好多家都挂了灯笼呢。耐不住儿子的一番“开导”,和儿子踏进商场,东挑西选的回四个灯笼,一挂火炮,均匀地挂在阳台的横柱上,屋内顿时变得亮堂起来。

对于灯笼,我并不陌生,小时候到堂姑妈家拜年,见邻居家大门两边挂了一对灯笼,红红的,像一对吹胀了的气球,迎风飘曳,心中很是羡慕。回到堂姑妈家,将自己的所见激动地添油加醋告诉堂姑妈。堂姑妈愣怔了半天没回过神来,笑着问我:你这娃娃,说的啥子哟?什么气球,太阳的挂在门上?表哥听了哈哈大笑,莽声莽气地说:什么气球太阳呀,傻帽,那叫灯笼。说完给我做了个怪脸。堂姑妈回过神来,照直地朝表哥肩上一拍:你这是干啥呀?大过年的,也不怕把小弟得罪了。说完拉上我,径直向邻居家将灯笼取下让我细看。那灯笼,

很粗糙,几根篾片捆成骨架,然后糊上红纸,里面装上一个电灯就成了,一点没有现在大街上卖的灯笼精致,虽显粗糙,但挂在门上颇似好看,远远望去,恰似一团火焰在漆黑的夜空中飘动。

前些年,儿子见到同学家挂了灯笼,回家就吵吵着要买灯笼,可那时候,住房空间狭小得连人都难以打转转,哪还有闲情逸致去买灯笼?现如今,家里买了新房,房屋空间变大了,再不满足儿子买灯笼的愿望,似乎不合情理。于是乎带着儿子到大街上买回四个灯笼,一挂火炮,准备着过一个红红火火的新年。

灯笼放在沙发上,我对儿子说:儿子,去,挂灯笼去。儿子说:爸爸,太高了,我挂不够。你都一米六了,怎么会挂不够?爸爸,不是我矮,是挂灯笼的地方太高。不要紧,我给你搬个桌子来,你站到桌子上就挂够了。儿子站到桌子上,大叫:爸爸,我还是挂不够。什么?我还是挂不够。好,你等着,我再给你搬个凳子来,你把凳子放在桌子上,你再站到凳子上就可以了。儿子向着厨房大叫:爸爸,我挂好了,我挂好了。您快出来看看,好好看哟。我从厨房快步跑到客厅,只见四个大红灯笼高高的,均匀的挂在客厅假阳台的横梁上的两边,横梁的正中挂着一挂鞭炮。夕阳斜照在跑马山上,山上的积雪将阳光反映到灯笼上,屋内变得暖红一遍,再看横梁正中悬挂着的那挂鞭炮,它噼里啪啦地爆得正欢。我回头对儿子说:今后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像现在一样热闹非凡,红红火火。儿子冲着我不笑了。

我所居住的炉城虽山环水绕,现在并非如旅游广告中所说的那么原生态了,这里也是白天里车水马龙,人声喧闹,夜晚华灯高照,霓虹闪耀。进入三九的日子,在高楼写字间奔波、忙碌。周六、周日有时间得机会,到与炉城几十公里之隔的海螺沟办事,这里是景区,可以暂时远离城市,而且还可泡温泉。

到了海螺沟,心里想的是把手上的事情忙完,可以泡一泡温泉。

我们入驻的“木林森”宾馆是农家乐式宾馆,建在贡嘎神汤的对岸,在山边辟出的一片地里,一排排童话般的带尖顶木屋高低错落,车停在了宾馆的院子里,走过露天的温泉池,沿铺就的水泥路,左边有餐厅、会议室、娱乐室,抬头,路旁的老柿子树上还有硕果仅存的金黄果实。拾级而上,我们定的房间在一排木屋的尽头,一眼望去,干枯了的玉米杆子密密地立在木屋旁。坡地里未收的白菜稀稀落落散布着,落尽了叶的树干上栖着的小鸟自顾自地嬉闹欢腾。

宾馆为迎合现在人们想回归自然的心态,整体格局是复古的,外表

装饰以木质为主,木屋有着红色的尖顶,木头雕花的窗户,虚拟出了极浓的乡土气息,内部装修却很现代,这样的木屋还是非常讨人喜欢,何况木屋周围的农田真真实实地有着泥土味。

住在“乡土”味的木屋,准备先完成了工作,才可以好好享受温泉,把身心完全放轻松。中午的工作餐尽是让人喜欢的食物:粗加工的玉米馍馍、烤洋芋、连渣菜,吃着让人心情放宽。

当晚,我和几个同事“挑灯夜战”,终于把工作弄好,一看时间已是夜里十点过,没有时间去神汤泡澡了。

恍惚忆起,我们在忙碌的时候,有一位穿着大花棉袄的服务员到房间里来说:“我帮你们放水。”原以为是旅馆的服务之一,没在意。这时,推开房间后院的门时,我和央都惊呆了:后院里竟有一个有石头砌出的、大大的温泉池。原来旅馆用泵把温泉水从山坡下抽到房间里,在房间里就可以泡温泉,只可惜,水放得太久,已经不那么热了。我和央兴奋得大叫。不经意之间的惊喜让我们高兴坏了,也管不了水的温

度不够,开心地泡了脚,带着温暖和放松,沉沉睡去。

第二天下午,终于完成了工作!心情顿感轻松。晚饭时同事们也开心地以酒相贺,饭后相约几位同事到了“我们的后院”,大家倒上红酒,卷起裤管,把脚慢慢地浸入暖暖的温泉里。品着红酒,舒服地闲聊,脚暖了,心也热乎,苦累也化了。

而后,大家又相邀去唱歌,泽仁说,她不喜欢,各自回去休息了。想到这两日的辛苦,我决定去释放一下。

到了歌厅就融入了热烈的气氛中,酒酣耳热之后,走出歌厅,已是午夜。人声喧闹,诺大的客栈,终于回归宁静。露天温泉热气蒸腾,已人去池空,烧烤架炉火燃尽,仅余细若游丝丝余热。黑夜和寒冷把人们都赶回了屋。山中黑夜在我们围坐灯下,霓虹闪烁,歌声喧闹时,悄悄地从隐秘甬道里漫溢而出,从对面山岗、从公路两旁、从玉米地里,夜色像墨水,在木林森的木屋周围、在神汤的上空氤氲开来,周围的一切都被深沉的黑夜包裹了起来,眼前的夜静得神秘安详。

好久没见过这么安静的夜

晚了。在城里,白昼和夜晚已没有了明确边界,高科技的声光电把城市黑夜的天空照耀,夜晚的庞大身躯被肢解、被挤压,被驱赶得离人们老远。抬头,对面黑魃魃的山峦烘托出一轮素月。月下的青山静静端坐,一任洁净如水的月光照耀,平和、恬静。苍穹高远,浩淼无极,远山静得沉稳,河流静得温婉,夜空静得肃穆,木屋静得安详。在炉城,夜晚出门仰望天空时,总是爱找寻月亮,想搜寻“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文人墨客笔下明月佳句的神韵。特别是中秋之夜,总祈求有个好天气,能仰望象征团圆的月亮。因为内心有太多的诉求吧,愿望总是难圆。没料想,今晚能有此际遇。此时,仰望明月,感觉内心的芜杂一下被清空。充斥于白昼的嘈杂,正在被过滤、被删除,留下这满满的静谧,暗夜温柔无边,人独与明月对望相亲。

夜已深,今夜的月华定会照耀我的梦境。

一家人在一起才是年

■ 朱云

对于过年,印象中最深的一年是下着漫天的大雪,当新年的钟声响起的时候,母亲和我正围坐在炉子边下饺子,电视里正播放着春节联欢晚会。母亲轻声说:“也不知道你爸买上票没有,这么冷的天,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无奈,而我对母亲说:“应该没多大问题吧,他不是说初一回家吗,我想他肯定会回来的。”母亲不再说话,电视里的欢歌笑语吸引了她,此时的她,心情想必是无以言喻。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家里的电话始终没能响起,母亲焦急的心,始终都不能放下。而我又何尝不担心呢,长年在外工作的父亲,一年到头才能够回家一次,可是偏偏遇上了这么大的雪,想必车票肯定是不好买。

当初一早上的阳光照在窗前的时候,父亲的电话还是没有打来,母亲一次次地给他打传呼,可是却总是没有回信。看着别人一家人团圆在一起,可是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人,少了父亲的年,总觉得差些什么。

到了傍晚的时候,父亲的电话终于打来了,原来,他所坐的长途汽车,临时出了意外,以至于没能及时回电话。原本初一上午就可以到家的他,直至深夜才回来。父亲一回到家,我和母亲一下子感受到了年的气氛,母亲在厨房里忙着,我和父亲则看转播的春节联欢晚会。

吃饭的时候,母亲说:“以往过年你在家的时候,不觉得怎样,冷不丁的你晚回来一天,总感觉这年不象是年。”父亲笑着说:“是啊,一家人在一起才是年,我昨晚在车上的时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想着人家都团圆了,可我却还在外面回不了家。”

那年让我感悟到,过年,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一家人在一起才是年。由此,我也能够理解,那些远在外乡的人,为什么要迎着春运的大潮往家赶,只因家中有牵挂着他们的父母儿女。

时光如水,已退休的父亲,再也不用去外地工作了,每到过年的时候,一家人总是在一起。也只有家人在一起,我才能够感受到新年所带给我的快乐,年年岁岁,过年过的就是团圆,过的就是那份浓浓的亲情。



康巴特汇

雪山残

在藏羌高原
望过花海 草地 森林
寺庙和骑马的汉子
背水的卓玛
还有那大群的
乌鸦以及变幻的云朵
最后看到的是
数座孤峰
几点残雪

这里的山川是
雄峻的 全部赞叹的

用在此都苍白而空洞
唯有顶天立地
四个汉字
可以匹敌

但那些山峰却在
暗淡 亿万年的冰雪
在一个傍晚
然消融
美丽的霞光
照耀不出它们的
辉煌 铁黑色的
岩石 展现出来
是永远的寂寞
风离它们而去
鹰离它们而去
连严寒也离它们而去

虽然 在它们脚下
还有史诗般的
桃坪羌寨
童话般的
九寨沟
都支撑不起
它们那庞大的
身躯 当岷江流尽
最后
一滴水 它们会轰然
坍塌
为人类消失后的
世界 留下一个
没有谁去阅读的
神话

在古诗词中看春节

■ 董国宾

春节到了,让我们不妨走进古诗词,看看古人过春节的生活片断和景象。

宋代王安石《元日》,可谓古诗词中描写春节的经典之作。“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曛曛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它是说,春节到了,家家户户都在爆竹声中欢度佳节,人们在和煦的春风里醉饮屠苏酒,节日充满了色彩和欢乐。阳光照进千家万户,拿新门神换掉旧门神,辞旧的一年就开始了。诗人描述了古时春节习俗,还把古人喜气洋洋过春节的热闹景象告诉了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总是充满美好和喜庆。全诗文笔轻快,色调明朗,极具喜庆和温暖,读来亲切又温馨。“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梅柳芳容俏,松篁老态多;屠苏成醉饮,欢笑白云窝。”明代叶颙《巴西新正》描写的春节,亦颇具喜色,同样给了我们一个吉庆的画面:新年来了,人们走进绿意盎然的春天,梅花和柳树的新姿芳容,让冬日不老的松树显得不合时宜。屠苏酒点缀了人们的生活,节日里一片喜庆和欢笑。诗人用大自然美丽的景致去冲击人们的视觉,生动明媚地写出了春节的景象,让冬日不老的春节,欢乐祥和,万象更新,人们沉浸在浓浓的年味儿里。

清代查慎行《凤城新年辞》:“巧裁幡胜试新罗,画彩描金作闹蛾;从此剪刀闲一月,闺中针线岁前多。”这首小诗,也是写过年的一些情节,但与其它佳作不同。它不写爆竹声声,也不写饮酒取乐,只对古代民间妇女的一个生活片断作了描述。它告诉我们,以前的农家妇女年后可有一个月的清闲时间,但年前却十分忙碌。她们巧制新衣,争相打扮,体现了古代女子的爱美天性和过年的美好心情,铺展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生活写照。

除夕和新年之际,欢乐和喜庆之时,更能引发诗人对生命和人生的思考。在古诗词中,描写春节的佳作很多,但有些却略显苍凉,如唐代高适《除夜作》:“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清代黄景仁《癸巳除夕偶成》:“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还有唐代刘长卿《新年作》:“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今年又几年。”这几首古诗词,诗人笔触忧愤,感慨颇多,令人深思,亦反映出诗人渴盼和谐盛世的心态和愿望。

古诗词中,对春节的描述,有的笔触温暖,有的富有寓意,有的落寞忧愤,但都积极向上,给人启迪,也透露出诗人对生活和生命的热爱和美好祝愿。

知命

■ 康东

一
知我初命的诞生,
唯娘在暗亡命体魂。
抢分分秒秒,
扛万秒临危。
在血泊里找心跳,
在血泊里谋求生。
一个命有了声音;
一个命在脱胎换骨啊!
可谓:七分命在娘,
三分命在出生。

二
我的命掠了娘的心,
强忍分割肉痛的痛。
续血缘许下承诺,
把血肉种下一生的爱。
在掌上活跃的我,
是朦胧双眸的我,
什么也无知?
后来见风见光渐知。
有命鸣鸡汤;
没命见阎王;
去完成终身的命根。

雪花

第 2185 期

念雪

这些天实在冷得紧,康定下雪了,而且这雪还下得挺大。以前身处一个冬天少雪的地方,倘若不是冷到极致,是少有雪的。就是下雪,也是夹在雨里,倏地就遁了行迹。没有雪的冬天,总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心里盼望着下一场雪,下一场大雪,就连梦里也会去雪地里流连。

有人说,相逢是首歌。你我的相逢应是一首美好的歌。万籁俱静的时候,你便来了。绵绵的雪花漫天飞舞,浪漫了山川,浪漫了人间。山林、屋顶、街道……粉妆玉

砌、浩然一色,整个天地变得圣洁。早上很冷,出来的人很少,小巷的雪踩上去软绵绵的,一个个灵动的脚印在身后延伸,而没有踩过过的地方像一片银色的沙滩。在情歌广场上堆着一个胖乎乎、生趣可爱的雪人。我不禁莞尔一笑,心底泛起深深地眷恋。

儿时,屋檐上挂着一排晶莹剔透的冰凌,像水晶做的竖琴,我想伸手去摘,可是够不着,我只好嚷嚷着向正在扫雪的父亲求助。父亲用温暖的大手托起我,任我慢慢挑选。我随手摘下一个,霎时,冰冷刺骨的

寒意蔓延到了心底,但我不愿扔掉它。最欢乐的时光还是要数堆雪人,父亲把雪堆在一起,做雪人那胖嘟嘟的身体,我在旁边像模像样地揉雪人的脑袋,母亲则准备萝卜、树枝……

然而,这样的雪天,人们往往是不愿出去的。一家人围着柴火,或偎着电炉,一面闲聊,一面看电视。即使出门,也要“全副武装”,口罩、围巾、手套……能用的都带上,小心翼翼地迈着小步子,凝固的雪喀喀作响。一不小心摔个跟头,疼自然不用说,大家还会驻足观看,有的或许是

庆幸自己走得够小心,有的或许是想上去扶一把……这样的雪天,还落寞了归途,寂寥了归人。路上的雪被反复碾压,已成厚厚的冰,车轮上挂着防滑链条,缓慢地碾动着,时时发出清脆的声音,拨动着归人的心弦。偶尔急躁的司机驾车不慎打滑失控,还得在冰天雪地里等上好久、好久,真可谓“风雪夜归人”。

纵使下雪会有诸多不便,但我的心里反觉得温暖和诗意,没有雪的世界,总不够完美。雪,自然、灵动,在心念间,在细微处,懂得是最好的奢侈品。

心香一瓣

